

大家 经济学随笔

林行止 著

By Lin Xingzh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

闲在心上

Wind at its own Leisure

上海三联书店

I267

502

P

林行止 著

闲在心上

Wind at its own Leisur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在心上/林行止 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8

(大家经济学随笔)

ISBN 7-5426-1827-x

I. 闲… II. 林…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64318号

闲在心上

著 者/林行止

责任编辑/陈宁宁

装帧设计/范峤青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81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苏州吴中区文化印刷厂

版 次/2003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35×94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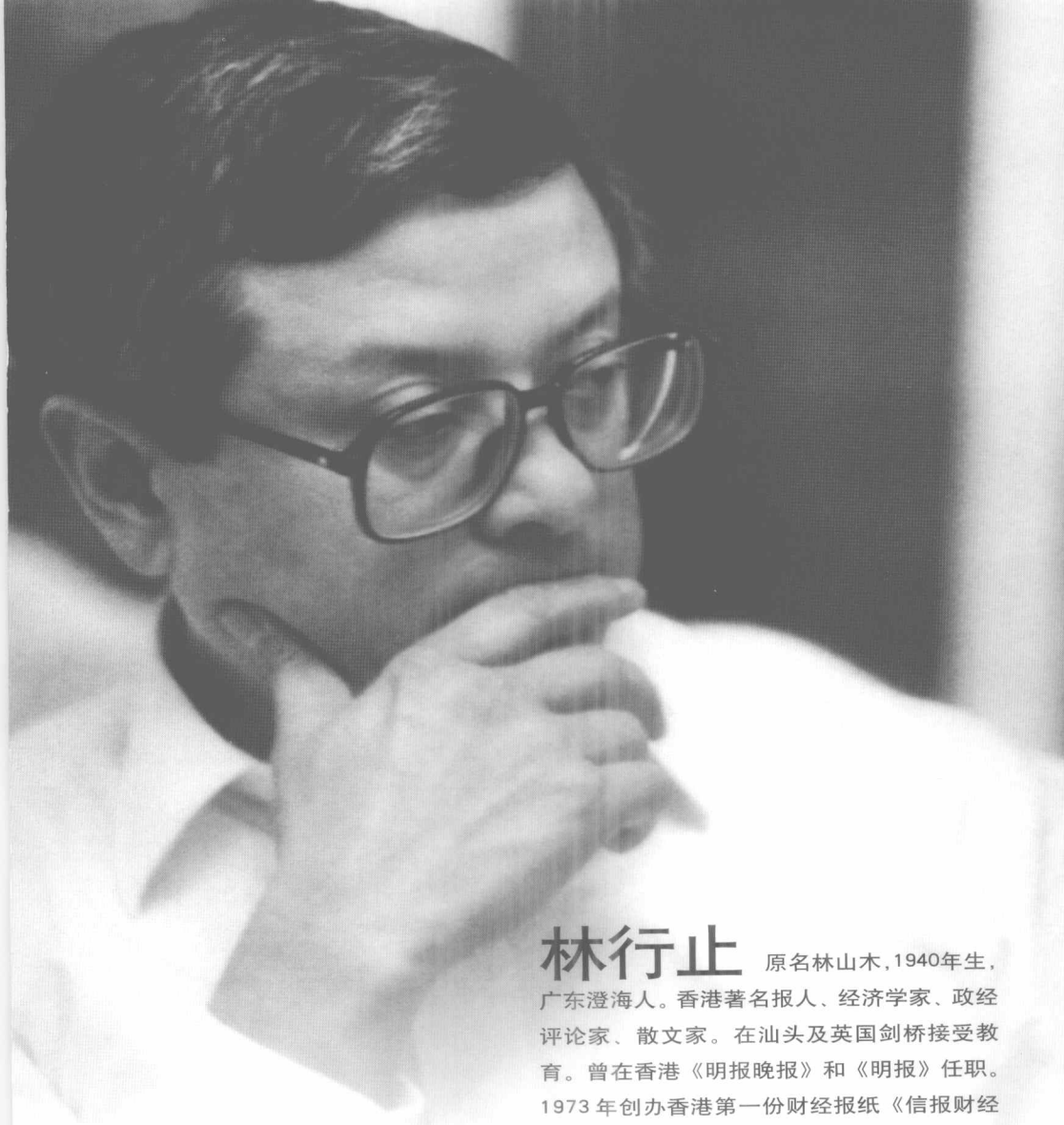
字 数/350千字

印 张/18.25

印 数/1—6000

ISBN7-5426-1827-x

I·206 定价:26.00元



林行止 原名林山木,1940年生,广东澄海人。香港著名报人、经济学家、政经评论家、散文家。在汕头及英国剑桥接受教育。曾在香港《明报晚报》和《明报》任职。1973年创办香港第一份财经报纸《信报财经新闻》,1975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主持两刊笔政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成为香港文化人办报的翘楚。所撰国际政治经济评论学识丰赡,观点尖锐,充分显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勇气。迄今已出版著作七十多种,被誉为“香港第一健笔”。

本书是林行止第一本散文精选集,由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中文系主任、翻译系讲座教授刘绍铭编选。繁体字本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现由本社出版简体字本。

导言：林行止的两个世界

刘绍铭

林行止作品，议论纵横，杂花生树。

议论是他在《信报》专栏的本色。二十多年来他的政经短评，触及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范围，可说“百技纷陈”。

王国维有言，世间事“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君子不器。唯林行止以“在野”之身，始能发谔谔之言。国事天下事，论题一夹杂人道主义或“民族大义”情结时，要作持平之论，话就不容易说得可爱了。

七十年代以“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为生产指标的美国汽车工业，给“价廉物美，经久耐用”的东洋进口货打得落花流水。

那时日，在汽车生产重镇底特律，时见开着行将“报废”产品的美国爱国公民车子后面，bumper上贴着Drive American这类号召同胞用国货的字样。

有些本田丰田车主，晚上到酒吧作乐，打烊出门时一看，自己的宝贝车子前窗玻璃已被砸得粉碎。

可是即使“大气候”不利进忠言，敢站出来横眉冷语对千夫的，仍大有人在。记得当时在报章上看到的读者投书中，最耸人听闻的一篇是这么作标题的：Buying American is unpatriotic，谁买美国产品，谁就不爱国！

这些人吃了豹子胆？倒也不是。他们有恃无恐，敢于

说“不”，因为坚信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明知美国汽车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还要继续光顾，就是帮倒忙，让他们“吃定了你”。

这类型的“爱国”行为，直同“养奸为患”。有这种长期顾客供养，做买卖的人的确可以坐以待“币”。长此下去，美国的经济不就垮了？

大概是受了这种“曲线爱国”言论刺激，美国三大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Ford, Chrysler）的产品，八十年代初现转机，渐渐赢得美国消费者的信心。

林行止的政经短评，辛苦经营了二十多年，在香港社会的知识与领导阶层建立了傲人的公信力。在“朕即天下”时代，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靠的是赤裸裸的权力。书生无权无势，说话要人家当作一回事，除了取信于人外，别无他法。公信力积聚下来，就是影响力的基础。

林行止“香港第一健笔”美誉，得来不易。他没有说过 Buying Chinese is unpatriotic 这类“离经叛道”的话，但这些年来，言论为了信而有征，字里行间时见逆耳之言，倒是事实。春秋之笔，亦合该如是。

政治无情，经济学又离不开统计数字。林行止专业政经，平日看书，当以此两项为当务之急。这类著作，会不会令人神往得像五柳先生那样“欣然忘食”？长日厮守，会不会嘴里淡出鸟来？会不会想到“移情别恋”去暂时享受一下“域外之趣”？

政经之余神游域外，是林行止多年的嗜好。他一有空档，就读“闲书”。这里说的“闲书”，得引用他的话落注：“多年前我在英国的时候，听从一位前辈的劝告，离开图书馆后，绝对不要看本科的书籍。”

林行止的“本科”是政治经济，因此与此课题无关的出版物均可以“闲书”视之。教我们大开眼界的是，他看的虽是“闲书”，但事事要问缘由、求水落石出的脾气不改。更难得的是，他涉猎的范围绝对是“雅俗共赏”。这边厢他向你细诉曼陀林之恋，你听得入神，方留恋处，他已换了

嘴脸，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给你讲“趣不可当的西洋屁话”！

这类根据与其所学无关书籍写成的作品，林行止统称为“闲读闲笔”。这类书写的特色，几年前我曾以《怎生一个闲字了得》一文介绍过，今收作本集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在传媒资讯供过于求的时代，刊于报纸的文字，堪剪存者必有其异于凡品的一面。美国小说家Joyce Carol Oates为去年出版的*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of the Century*（《本世纪美国最佳散文选》）作序，把散文粗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好“诲人不倦”（instruct），故属opinion essays；第二类作家睹物思人，好“往事追忆”，可称“印象派”；第三类以“传递资讯与知识”（impar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为旨趣，或可名之为“务实派”。

Oates说得好，在今天我们奉行“平等主义文化”（egalitarian culture）的社会中，关乎道德伦理这类话题，各有各的立场和看法，端的是“东风吹，战鼓擂，今天谁也不怕谁”。谁板着面孔传“福音”，谁就是牛鼻子老道。为什么要听你的？难怪今天的读者对这类散文兴趣乏乏。

“印象派”作家触景生情，处处怜芳草。记取“荷塘月色”或“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类的笔墨，只要风姿别具，今天依然有读者的。

林行止的政经短评和“杂花生树”的闲读闲笔，题目尽管不同，腔调亦因应有异，但本质上，他写作的方向是一致的：提供资讯，传授知识，因此可说是Oates心目中的“务实作家”。

务实作家不信口雌黄，事事讲求言之有物。林行止“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就是建立于这种诚信的基础上。

我们把他的文字看做一回事，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目 录

导言 林行止的两个世界 刘绍铭/1

I 半工半读也得闲

- 牛剑的清流/3
- 喂鸭的人/5
- 山城爱登堡/7
- 单调的星期天/9
- 对不起,我错了/11
- 上帝和狗/13
- 凡事有预算/15
- 长龙·购物·闲言/17
- 谈天气的学问/19
- 英国水的传奇/21
- 鱼与薯条/24
- 咖哩三合板/27
- “油浸平底锅”/29
- 醉归“大众之家”/31
- 泡酒吧的乐趣/33
- 托盘乐得要死/35
- 我在英国宴客/38
- 暑期工与餐馆缘/40
- 圣诞快乐/55
- 英国人喝茶/63

II 没有闲暇的闲话

- 高尔夫球与资本主义/75
- 有女同车的礼仪/77
- 碧姬芭铎的牛排/79
- 西洋屁话/81
- 公司年报与色情小说/85
- 笨拙、冷眼、间谍/88
- “情话”快慢板/92
- 未免有情与商情/95
- 称职商人妇/98
- 家庭主妇要报酬/101
- 女性称能的强项/103
- 文人学者的股票投资/107
- 奖金伤神 治学专心/110
- 做个快乐的有钱人/114
- “情”估值 “肉”完税/118
- 会计会算色、情、狂！/121
- 体坛夺标的基因/124
- 礼物的价与值/128
- 圣诞的烘托/131
- “计”在心头派礼物/134
- 财主身外物/138
- 消费意识与行为/141
- 邈邈天才凡勃伦/144
- 闲里看书说闲书/148
- 闲读闲笔(节录)/153
- 有些译名必须统一/162
- 同志,你好！/165
- 文字威力与文人执政/169
- 中外智者 所见略同/172

III 难得闲情能细味

- 剑大听辩外记/179
- Nigel Kennedy的不停演奏/184
- 垂帘听乐选优才/190
- 华人文艺的花果/194
- 影艺界的卧虎藏龙/197
- 《情系曼陀林》/200
- 走红的金光大道/205
- 整容增值/210
- “色”不是空！/214
- “轻”富“重”贫/218
- 痴肥经济学/222
- 吃鹅肝 寿而康/227
- “品红”、“藏红”的享乐与投资/230
- 鱼生热、海鲜价、全球化/235
- 代我消费/240
- 模仿的花费/243
- 伦敦骆伯做鞋记/247
- 煞有介事说衣装/252

IV 事不等闲记

- 另一里程的开始/259
- 知识与知觉/262
- 才财并举/265
- 千年祝愿——重现优秀中华/268
- 纪念我的母亲/274

附录 怎生一个闲字了得

……刘绍铭/279

第一部分

半工半读也得闲

●英国虽然是欧洲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可以分割——不仅从地理观点上，民族性格与风俗习惯亦然。

◆到过牛津和剑桥的外国人，很少不赞赏那绕城的清流！

牛剑的清流

到过牛津和剑桥的外国人，很少不赞赏那绕城的清流！

牛津有两条绕城的小河，一叫 *Isis*，另一叫 *Cherwell*（大学校报，以此为名），两个名字都不大好译，后者流经大学公园，通过著名的摩德兰桥与前者相接，注入泰晤士河；剑桥的剑河，比较宽阔，北上流经伊犁（*Ely*）。这些小河的共同特征是浅，曾有一个时期，水深仅有三尺，虽经一再疏浚，仍然淹不死人——在两岸给伸入河面的树干撞昏掉进河里淹死的，倒是例外。

如果有人问我对剑桥牛津最怀念是什么，我会毫不思索地说是这几条清溪。我在牛津的九个月，或许因离港未久，“商业味”仍浓，又或因为生活未上轨道，对城里溪流兴趣，并不怎样热衷。我住在摩德兰桥外端的考利路，每天出城入城，都须走经此桥，对于从桥下流过的小河，日久竟临清溪而意兴索然。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五月初的 *May Day* 狂欢，这一夜牛大学生玩个通宵，于凌晨时分在摩德兰桥水面作撞船比赛，参加比赛的船，须想尽办法撞翻对手，才能通行无阻到达目的地。不过这种比赛，毕竟只是一种游戏，参加者的目的在看对手变成落汤鸡，因此有成功通过“封锁线”、大有夺标希望的，仍不惜掉转船头，作“军事挑衅”……那些船只被撞翻而跌入河里的人，心有不甘，胡乱拉岸上看热闹的人下水，并

◆ 剑大亦有这种玩意,一九六八年甚至有人扬言要用单车踩临时缚上的钢索过河,引来上千存心观看热闹的人,到头来方知受恶作剧学生愚弄。

且发展到有女生连人带床给人从宿舍抬来抛进河里的活剧,至于有人在河里弹钢琴更是司空见惯了。剑大亦有这种玩意,一九六八年甚至有人扬言要用单车踩临时缚上的钢索过河,引来上千存心观看热闹的人,到头来方知受恶作剧学生愚弄。

或许因为我在剑桥住的时间较长,或许那时我已习惯了英国的生活方式,剑河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剑河的主要特征,就是横跨河面的小桥特多,总在十座以上吧,但究竟哪一条是“剑桥”,我竟不知道,而事实上是否有桥名“剑”,亦颇值得怀疑。

剑河上的桥,一般都是石头筑成,只有皇后书院通往书院教堂的那条短桥,却是有盖有墙的木桥,墙上特制的玻璃窗,反映河上景色,说是一绝,我看惯了,倒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条叫 *Green Foot* 的,是又长又窄的绿色铁桥,有一个时期,我就住在桥头附近;另一印象较深的,是在大学中心门前的石桥,它又短又宽,桥底下是个水闸,水声虽说不上澎湃,亦喧闹得可爱,热天,在上面晒太阳吃午餐的人,挤得连单车也不能通过。

喂鸭的人

我不是诗人，无意捕捉灵感，但是就爱独个儿在剑河畔闲步，尤其是深秋，两岸树木都已光秃，我反觉风光朴素可喜；有时在大学中心附近的小店子买一磅面包喂天鹅野鸭，那种情趣，此时此地，花万金不可得。英国的天鹅，都是皇室所有，当然没人会动杀而烹之的念头，剑河里野鸭成群，竟亦无人动非分之想，我们便不能不佩服英国人的公德心了。

在秋冬季节，河里可供天鹅野鸭猎食的小生物都已死光，所以此刻它们陷于饥饿状态；英国主妇，有两大可取的美德，一是定时喂饲不知自何处飞来的鸟雀；二是常喂河里的天鹅野鸭。但在隆冬，肯带着一袋面包屑踏雪来河边的，为数恐亦不多。站在朔风中，看着黑压压一群鸟儿在白皑皑的雪地里啄食，甚富“诗意”，要是回到暖烘烘的室内，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户，看着一树在枯枝上啁啾的鸟儿，扑到雪地上觅食，这情景除难忘外，尚会因在冰天冻地中，做过一点具体的保护飞禽的事而感快慰。

写到这里，我必须分笔一记做了我近两年“包租公”（房东）的史密斯先生。史密斯是个药剂师，在幽静的格里逊路买了一幢房子租给学生，他每天中午利用一小时的午餐时间，从工作处步行约三分钟来打扫房间、清洁厨房；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收集六七名住客的“剩余物资”，如烧焦的“多士”、隔夜的马铃薯等，把它们盛在一个

◆我不是诗人，无意捕捉灵感，但是就爱独个儿在剑河畔闲步，尤其是深秋，两岸树木都已光秃，我反觉风光朴素可喜。



大托盘里,然后慢条斯理将之捏成小块,撒在后花园的草地上。这样做,据说已有五年历史,而一群小鸟,每天中午一时左右,定时飞来进餐,如果史密斯因故迟到,它们竟挤在树上等候;若史密斯度假,千叮万嘱要我们替他完成此项任务。

消除数小时伏案的疲困,我最喜欢在有阳光的隆冬,到剑河畔来回一遭,如果口袋方便,便买一包面包,将它撕成拇指大小的块块,先抛一些到河里作“饵”引野鸭注意,然后再将面包撒在坐着的木椅周围的草地上,让这群跟上岸的飞禽你争我夺、互相追逐,有些闻讯稍迟,为了争一口粮,连连飞越河面,看它们张翼掠水而过,听那拍水的声音,为寂寞的空野平添一点生气。“高贵”的天鹅,在这季节一样挨饿,但它贵为女王的御禽,不肯纡尊降贵上岸与小鹅争食,只在岸边逡巡,天鹅体积庞大,所过之处,带起一道平静壮阔的波纹;它们伸长脖子在半空张口攫住面包的姿态,真是一绝!蒋彝先生在他的《伦敦杂碎》有诗记在伦敦自由广场喂鸽,大意说鸽子子自由自在于半空飞翔,但只消一把干粮便把它们引了下来,我想用来形容态度高傲的天鹅,更为恰当。

◆“高贵”的天鹅,在这季节一样挨饿,但它贵为女王的御禽,不肯纡尊降贵上岸与小鹅争食,只在岸边逡巡,天鹅体积庞大,所过之处,带起一道平静壮阔的波纹。

山城爱登堡

牛津和剑桥的景色怡人，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她们欠缺苏格兰爱登堡那一边山岗城堡，一边建筑物巍峨的气派；没有德国海登巴尔的青翠峰峦和宽阔汹涌的河流……

除了一些令人发思古幽情的中古世纪的建筑和几块可一眼望尽的草地花圃外，你很难发觉她们有什么特别动人的地方。牛津的两条清流与剑桥的剑河，别管它们在中古世纪时曾是贯通英国“南北”的主要水道，如今应该称之为“溪”才算恰当，我想我国古代某些大地主的花园，有一两条这般大小的清溪，绝非奇事。

对于牛津和剑桥，我缺乏留学前辈那股对其景色景仰神往的热情，这绝不是“人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我是觉得她们清丽脱俗，适宜静居读书，如此而已。有些人“曾到此一游”，将其景色过分形容，我以为多少是受了他们所景仰的学者作家曾在此逗留而爱屋及乌之故。

每当我静坐沉思数年的“外放”生涯时，苏格兰爱登堡的山色会先浮现。每次搭顺风车北上 come 此，无论是清晨或黄昏，总要司机在城外让我下车，然后走上一个只剩下孤零零耸立着几根圆柱的小丘（不查地图，记不起它的名字），只要天气晴朗，半个爱登堡尽收眼底。爱登堡的主要大道是太子道，它是否有资格称“道”，现在仍是喜欢咬文嚼字的朋友争辩的对象，因为照理两旁都有房屋的通路

◆每当我静坐沉思数年的“外放”生涯时，苏格兰爱登堡的山色会先浮现。